

毛猛达,是伊的大名;伊的小名叫毛头。恰恰是格个小名,承载了老城厢石库门里弄的满满爱意。

沈荣海,名字很一般;但是伊的拿手名菜是“老上海红烧肉”,浓油赤酱,充满了老城厢石库门里弄的满满记忆。

两个老上海男人,用伊拉两个人的两只嘴巴,给听得懂上海闲话的上海人(包括新上海人),带来了石库门的笑声,充满老城厢市井气息的笑声。

一直有人说:上海的滑稽戏(独脚戏)就是我们市井生活的镜子。它是上海人生活的一部分,老底子夜里6点钟吃夜饭的辰光,无线电里厢放的就是姚慕双、周柏春的独脚戏,播的就是杨华生、笑嘻嘻伊拉的滑稽戏。演员嘴巴里的嬉笑怒骂,是老城厢市井烟火的喧嚣和温暖,是凡夫俗子的烦恼和欢笑。

最近十多年来,剧场里的滑稽戏难得相见,舞台浪的独脚戏更是难觅踪影。老一辈勿少演员已经谢世,青少年一辈连“卖口”(说白功夫)也讲勿理气,当中一代本事勿大,气猛大:上电视,做广告……天天搭观众见面,带来的勿是笑声,引来的是观众的叹息——新的作品少、舞台演出少、好的演员少,已经是上海滑稽界不争事实。

有志者不愿滑稽沉沦,有本事者勒了滑稽萎靡时挺身而出!

毛猛达、沈荣海两个年已花甲的老演员出来“救台”,用伊拉大半辈子的经验,用伊拉运用娴熟的“说学做唱”的基本功,用伊拉(包括作者梁定东)

观察生活的犀利目光,用独脚戏熟门熟路的表现“石库门”生活的“套子”,为长远勿笑的观众,带来了真正的、充满独脚戏魅力的剧场里的笑声。

独脚戏的主要艺术手段是“说、学、做、唱”。独脚戏大多由两个人搭档演出,通常运用夸张、误会、巧合、对比、诡辩、谐音、重复、双关、方言等表演手法(套子),造成出人意料的笑料;再加上通俗风趣,深受观众的喜爱。

毛猛达、沈荣海勿是科班出身;但格个并勿影响伊拉勒了长期的演出过程中积累下来的本事:伊拉已经能够随心所欲地编故事,巧铺垫、抖包袱,叫依坐了下头看戏的辰光屏勿牢就是要笑。

比方讲,毛猛达讲到吃南翔小笼馒头,没注意抿牢嘴巴,造成小笼馒头中的汤水一记头飙到对面吃客的眼睛,使对方变成了“单开眼(独眼)”;沈荣海当然不甘示弱,伊讲吃南翔小笼馒头,没注意抿牢嘴巴,小笼包中的汤水辣陌生头飙到对方正好张开嘴的小舌头浪。格种“夸夸”的运用,观众自然笑得交关舒畅。

再讲到,毛猛达自称住勒石库门里弄马德里、里、坊、弄等侪是老早石库门里弄名称的最后一个字,蛮正常。沈荣海就按谐音,搭到西班牙巴塞罗那(因为马德里是西班牙首都);毛猛达就将错就错,在马德里前面加上皇家,沈荣海不甘落后,再加上西班牙三字。结果成了著名的足球俱乐部(皇家马德里)的名称了。格种“七搭八搭”的“诡辩”,也是滑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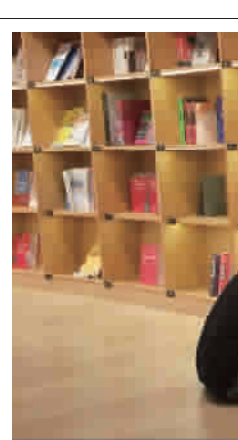
稽演员招笑常用的手法。

“贯口”,又是独脚戏演员常用的技巧,是一口气要讲出一连串的同韵脚(或相近)的词汇,勿好打“格愣”、勿好断字眼,还要插噱头。像作为上手的毛猛达用外衣布料来讲,“涤纶、棉纶、锦纶……泡泡纱、玻璃纱……上装外套鞋面布”,一口气几十种布料介绍下来,快而不乱,观众当然掌声响起来。下手沈荣海哪能服气,马上也是一口气,“内环线、中环线、地铁线、隧道线、变道线、扁桃腺”……观众又是一阵哄笑。

针砭现在邻里亲情淡了、友情少了,毛猛达用了“巧合、对比”的讲法,让大家勒了笑了之后,引起思索。伊讲,“现在住房条件好了,但是‘邻’情少了,五十年代开了门,六十年代关了门,七十年代锁了门,八十年代钢铁门,九十年代防盗门,新世纪门对门;虽然国门越开越大,阿拉的房门越关越紧,邻舍隔壁相住不相认”。

“相互揭短”,也是独脚戏演员常用的招笑手段:毛猛达讲,改革开放的初期,沈荣海把亲戚从日本带回的芥末误为牙膏,刷牙出洋相;沈荣海毫不客气,指出毛猛达误将友人从日本带回的“汤料”(洗澡用)当做佐餐的汤料,喝出丑态。

“三翻四抖、不断重复”,也是百用不厌的招数。讲到勒了某个大学读书,沈荣海再三再四问毛猛达,勒了“啥个大学读书”?毛猛达再三再四一遍又一遍重复讲“所以一个人要有文化,就要读书”。如此四遍五遍,造成笑料。



书痴 (摄影) 吴伦仲

20世纪90年代,为了能及时读到挚友发表在晚报上的大作,我专门跑去邮局订了晚报。看久了,自己的手不由自主发挥,自己的心情不自禁萌动,寻思我写的文章在厂报上是每期不脱班的,即使在局(轻工业局)报和区(杨浦区)报上也是可以登出来的,因此便大胆地向晚报副刊投出了稿子。结果可想而知:碰了一鼻子灰,一连退了半打(即6篇),让我彻底领教了“夜光杯”这个名牌栏目的厉害。好在我没有气馁,不耻下问,并逐字逐句研究夜光杯上的佳作是如何构成的。经过一番痛苦的屡投屡退“折磨”,我终于在投出第14稿之后,上了版面。

于是从1998年起,我就一发而不可收。虽然硕果不累,但每年好歹总有几篇文章被编辑选中,在夜光杯版面亮相。每逢拿到刊有自己文章的晚报时,兴奋之情难以言表。因为父亲之前一直不满我的“不务正

业”,反对我转型文科,所以在家人面前我不免有点得意忘形。一开始父亲默不作声,也不以为然,但当我显摆了几次后,父亲忍不住发声了,讲他于半个世纪前就以晚报通讯员的名义在晚报上发表过文章。

父亲随口一句话,令我大吃一惊。我还自以为是,不料父亲早就是晚报的作者了。我连忙虚心请教:原来父亲于1952年从抚顺发电厂(当年东北地区最大的火力发电厂)调到上海电业管理局。电力工业乃上海最重要的公用事业,关系到全市的“光明”,缺电万万不可。在那个火红的年代,上海广大的电业工人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援下,发扬主人翁精神,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了反轰炸的胜利;将燃油锅炉改造成燃煤锅炉,打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禁运政策,取得了反封锁的胜利。尤其是1952年经民主改

革后,激发了电业工人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使得发电耗煤下降,发电率大幅提高,整个上海电力工业蒸蒸日上。为了让市民们深入了解和感受电力工业热火朝天的生产形势以及工人们大干快上的工作激情,晚报会经常刊登有关这方面的信息。而执笔撰写通讯报道的任务就落在了时任上海电业管理局副局长汪德方的秘书、我的父亲肩上。

没想到我与父亲竟是同行(晚报投稿者)啊。我兴趣昂上来了,立刻请父亲回忆:当了几年晚报的通讯员?一并在晚报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分别在哪年哪月哪日?父亲淡然回答过去这么多年记不住了。我尊重父亲,不再追问。因为我接触过父亲那一辈科技知识分子,由于从小就胸怀“工业救国”志向,所以他们一般都对数字和图纸比文字和露面更在乎、更看重。

闷声不响的父亲居然还做过晚报的通讯员!当然,我这个投稿者对此一点都不沮丧,而是为我们父子俩都能在晚报上发表文章自矜。

我和新民晚报

两代人的晚报投稿情结

徐鸣

惊。我还自以为是,不料父亲早就是晚报的作者了。我连忙虚心请教:原来父亲于1952年从抚顺发电厂(当年东北地区最大的火力发电厂)调到上海电业管理局。电力工业乃上海最重要的公用事业,关系到全市的“光明”,缺电万万不可。在那个火红的年代,上海广大的电业工人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援下,发扬主人翁精神,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了反轰炸的胜利;将燃油锅炉改造成燃煤锅炉,打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禁运政策,取得了反封锁的胜利。尤其是1952年经民主改

先打声招呼利和谐

姚国勇

笔者居住在某老旧小区九号楼,近日有件事情,让人听了很暖心。七十一岁的宋大爷夫妻俩,住在二单元三〇一。他家里没有空调,到了夏天,全靠电扇纳凉。前不久,老人的儿子从广州回来探亲,特意从父母亲买了台空调。在安装工到来之前,为防止空调出水管影响到二楼住户,老人的儿子主动登门,向二楼住户征求空调安装的最佳位置。对方被他人的诚意所感动,十分干脆地回答说,装在哪儿都行,你别有任何顾虑。

常言道:邻里关系赛黄金。楼上楼下,左邻右舍,相互关系是否融洽,直接关系到每个家庭的幸福指数。除了安装空调之外,还会有家庭搞装修等,都会产生一定的噪声,左右邻居,楼上楼下都能够听到。在动工之前,也能够主动到各家打个招呼,就会得到各家的谅解,不至于产生矛盾纠纷,促进和

镜子

高元兴

都喜欢照镜,都喜欢说镜。皓月当空是月镜,月蕴纯洁意。碧波万顷是海镜,海涌浩瀚情。日照蓝天是光镜,光中涵正气。苍茫大地人为镜,人寰照人杰。都喜欢照镜,都喜欢说镜。生活需要镜,人生需要镜。爱美之心人皆有,镜前自有镜中人;岁月风尘常照眼,清水清澄亦清心。

镜子最真实,镜子最无私。身怀率真之性情,明辨生命之本色。绝不会阳奉阴违,也不会黑白不分。有诚挚目光,不会说假,自浊者自浊;有纯亮品质,坦露真实,自清者自清。高悬一明镜,鉴己鉴人皆可;说明白道理,干净做人做事。常沐清风人清醒,灵魂污垢不可留。镜子虽小,能聚光世界;镜子很亮,能透彻心灵。不要轻视它,不要迁怒它。打得碎的是镜面,打不碎的是精神。

如果,你想打碎镜子——那迸裂的碎片,会化作冷峭的剑锋;那迸闪的碎珠,会变成尖锐的眼睛。但绝不会,绝不会变成——珍珠。

汀州行记

谭平

艾黎称为“中国最美丽的山城”。汀州福音医院,一座有100多年历史的英国教会医院,成了新中国医院的雏形和摇篮。傅璋璋任红军医院的首任院长,日后为共和国第一任卫生部长。杨成武,一个传奇人物,出生于汀州一个农民家庭,就读于汀州一中,17岁任红四团政委,因飞夺泸定桥而蜚声,因达维会师而显赫。他的纪念碑是巨大的人物雕塑,纪念馆内有他显赫的功绩陈列。杨成武纪念碑旁边,是瞿秋白英勇就义的地方。1934年,瞿秋白临刑前,平静地对刽子手说:我有三个要求:给把椅子坐下,不能被捆绑,子弹不能打头!然后一句“此地甚好!”慷慨赴死。怀着景仰的心情走进秋白纪念馆,他的书信、札记、字画彰显出文学大家的底蕴,与列宁两次

化的策源中心,称客家祖地。汀州的李氏宗祠始建于宋代,其后裔起航汀江,涌现出了李宗仁、李光耀、李嘉诚等一批杰出人物。走进这座千年古城,众多的历史人物形象呼之欲出,这片神奇之地孕育了他们的思想文化,为他们在历史的风云际会中提供了广阔舞台。

大宋提刑官宋慈曾任汀州长汀县知府三年,他开辟汀江水路,引潮盐入汀。他更显赫的地位来源于他抽丝剥茧,断案释疑,所写的《洗冤集录》是世界第一部法医学专著,被界内公认为法医鼻祖,我国法医学先驱。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汀州成为红色苏区的核心区域,一些重要的中共领导人化装通过汀江辗转到达汀州苏区,一时这里人声鼎沸,商贸发达,买卖兴隆,俨然一个“小上海”,被国际友人路易·

艾黎称为“中国最美丽的山城”。汀州福音医院,一座有100多年历史的英国教会医院,成了新中国医院的雏形和摇篮。傅璋璋任红军医院的首任院长,日后为共和国第一任卫生部长。杨成武,一个传奇人物,出生于汀州一个农民家庭,就读于汀州一中,17岁任红四团政委,因飞夺泸定桥而蜚声,因达维会师而显赫。他的纪念碑是巨大的人物雕塑,纪念馆内有他显赫的功绩陈列。杨成武纪念碑旁边,是瞿秋白英勇就义的地方。1934年,瞿秋白临刑前,平静地对刽子手说:我有三个要求:给把椅子坐下,不能被捆绑,子弹不能打头!然后一句“此地甚好!”慷慨赴死。怀着景仰的心情走进秋白纪念馆,他的书信、札记、字画彰显出文学大家的底蕴,与列宁两次

见面的画面,主持党中央八七会议又是他作为党的领袖的见证。汀州古城始建于唐大历四年,至明清时增,汀州古城墙总长为5000多米,设有12个城门,“枕山临溪为城”,形成“山中有城,城中有水”及“佛挂珠”的独特格局。那些精妙的建筑,特别是穿斗型房梁有着不朽的艺术价值,充分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卓越才能。店头老街是驰名中国的十大古街之一。

入夜,预报将有特大暴雨,然而再大的暴雨也浇不灭我对汀州这片土地的热爱,于是乘夜色游古街、登古城墙。此时夜深人静,铺面打烊,唯有那些红色的灯笼高悬,昏暗中我们沿着青石板古街,徜徉于狭窄的巷道,体验千年古城的神韵,再从惠吉门登上汀州古城墙,眺望日夜向南流淌的汀江,不禁思绪万千,浮想联翩。

心中有书斋

何鑫渠

我的书斋名来自我读书方式和由此带来的结果。从事销售几十年,能排遣外出时的孤独、享受旅行中的快乐、有赖于我家中的“快乐访问斋”。我爱好始于小学。在那十年浩劫中,借到几本《水浒传》《牛虻》《苦菜花》等书,犹如见到敦煌莫高窟前的月牙泉。当时,在农村亲戚家中找到一本缺头少尾的《春秋演义》,至今珍藏着。看到它,就想起那段岁月。

我的书斋始建于婚后。我当时就读电大“工业企业经营管理”专业,同时还读“汉语言文学”与“工业企业会计”的课程。三个专业的教科书,参考书及许多讲义是必购的。文学、音乐、体育、英语方面的书也是那时加盟书斋的。因喜爱旅游,我便选择了在外奔波的销售工作,从此地图又成了书斋里的新宠。每到一处,地图是必买的。家乡杭州、寓地上海,每次新版的地图是我不断结交的新朋。故乡绍兴、客籍临安的地图是我不断相聚的老友。而神往的西藏、神农架地图,则如同我心仪已久的梦中情人。还有各地的风土人情、传说介绍和伴随的VCD风光片也成了书斋中“新新书类”。有时也购少许闲书,却苦于无时,稍许翻阅,往往就被打入书斋的冷宫。近年随着报业的发展,各种报刊中的时事新闻、生活常识、小说连载也被我剪辑成册,成了书斋中的“另类”。

从事销售,难有闲暇静心阅读,但行将出门,先访斋中之书,根据当地人口、经济状况、地理位置,确定行程路线,制定销售计划,而归程回家,必有新书丰富书斋,随着销售业绩增长,书斋也同步增长。

世事沧桑巨变,虽不敢说心系天下,却必翻书,画圈印证。此时如夏日饮茶,自乐也;每遇聊天,有不解之处,亦必入斋访问以释疑,然后告诸朋友,与友同乐也!在家日短,有被当时就读小学小儿问倒,则急急从斋中访得答案,与儿共乐也!

我非学者,家中仅几架书橱、几纸箱书耳。我本布衣,陋室亦无所谓书斋。但我把我短暂访问式的读书及读书能带来快乐的结果,命名我心中的书斋——快乐访问斋。



旅游